

男人的壮行



男人的壮行

袁亚平

男人的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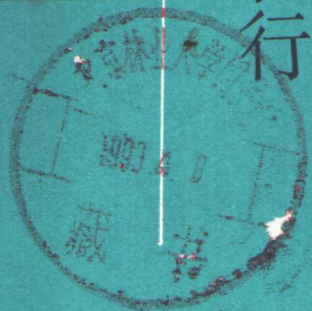
袁亚平

男人的壮行



北林图 A00135226

作家出版社



426002

京新登字第186号

男人的壮行

作者：袁亚平

责任编辑：潘 峰

责任校对：马云燕 李超英

装帧设计：张 寂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08千

印张：8.5

插页：2

印数：0001—3,000册

版次：1993年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82-8/I·581

定价：6.2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说 明

改革开放的温州乐清，谜一般迷人的小世界。

这里记述的几位弄潮儿，有胆识卓著带领集体致富的企业家，也有暴富之后沉醉纸醉金迷泥淖中的昏庸之辈，不同的生财之道，不同的人生之路，构成了色彩斑斓光怪陆离不协调的社会景观。

本书还记述了“东方魔水”101的发明者赵章光的传奇经历，一代幻术大师俞龙孙的坎坷遭遇，也令人感慨万千，一唱三叹！

1994/3/1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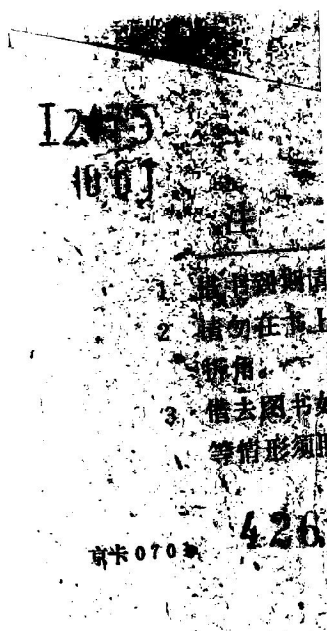
书还回

5 71-136
6
7 71-136
8 71-136
9 71-136
10 71-136
11 71-136
12 71-136
13 71-136
14 71-136
15 71-136
16 71-136
17 71-136
18 71-136
19 71-136
20 71-136
21 71-136
22 71-136
23 71-136
24 71-136
25 71-136
26 71-136
27 71-136
28 71-136
29 71-136
30 71-136
31 71-136
32 71-136
33 71-136
34 71-136
35 71-136
36 71-136
37 71-136
38 71-136
39 71-136
40 71-136
41 71-136
42 71-136
43 71-136
44 71-136
45 71-136
46 71-136
47 71-136
48 71-136
49 71-136
50 71-136
51 71-136
52 71-136
53 71-136
54 71-136
55 71-136
56 71-136
57 71-136
58 71-136
59 71-136
60 71-136
61 71-136
62 71-136
63 71-136
64 71-136
65 71-136
66 71-136
67 71-136
68 71-136
69 71-136
70 71-136
71 71-136
72 71-136
73 71-136
74 71-136
75 71-136
76 71-136
77 71-136
78 71-136
79 71-136
80 71-136
81 71-136
82 71-136
83 71-136
84 71-136
85 71-136
86 71-136
87 71-136
88 71-136
89 71-136
90 71-136
91 71-136
92 71-136
93 71-136
94 71-136
95 71-136
96 71-136
97 71-136
98 71-136
99 71-136
100 71-136



作者像

1956年1月在东海之滨响起第一声婴啼。1978年9月到浙江日报社实现了那个当记者的梦。1984年6月拿到中国记协新闻学院毕业证书高兴了一阵子。1985年5月挤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还觉得不满足。在北京海潮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遥远神秘的地方》，在香港正之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魔水里有一片天》(与人合作)。至今仍蠢蠢欲动，还想捣腾点什么。



目 录

自 序	1
男人的壮行	3
柳市的诱惑力	26
我不是罪人	91
奇异的婚变	110
爱美的天性	123
误会：美丽的物类	140
“老外”在迷恋	154
幻术的生活与生活的幻术	167
魔水里有一片天	199

自序

脸不红。发白？发黄？发青？发紫？发黑？说不准。

喝酒，就这副模样。

粗糙的土陶大碗(蹲在珍宝岛边防军的条凳上)，精致的高脚玻璃杯(脚踏北京饭店高级的红地毯)，高粱烧二锅头茅台酒西凤(家乡的特产“老酒汗”哟)，拿破仑马爹利人头马大将军，土土洋洋的都流经那三寸喉咙深似海。

喝酒的人说醉话，你会会会喝酒。

不会喝酒的人说酒话，你的酒量好显好！

我对朋友们说，我的酒量一般，真的一般。

你装什么蒜！朋友面前说真话，酒量好就是好嘛！

不不不，我真的酒量没什么，没什么。越表白越解释越说不清楚越语无伦次。

你这小子，连这一点也要隐瞒，你的城府太深！

我默然哑然。

我从不自然到挺自然，真的酒中豪杰状，痛痛快快地喝，痛痛苦苦地醉。

大醉时混沌沌的心中唯有一星点清醒的光亮：我的酒量太次，下回不喝不喝……

在一些人眼中，我是热情豪爽仗义够朋友。

在一些人眼中，我是自私阴险狡诈整个儿头顶生疮脚底流脓。

这是我吗？那是我吗？

无法确定。毋须确定。

我就是我。我在心中抱着自己做人的信念做人的准则做人的道德。

为人正派，那是我的父亲的遗传因子。

我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呢？难道我这个靠耍笔杆爬格子为生的人，还不懂得世上最浅显的道理吗？

人是复合体多面体。

社会是复杂体矛盾体。

乘坐“波音”“麦道”“空中客车”在一万五千米的高空飞行。每当这时的我，就会透过舷窗遥望无言的寥廓太空。久久。久久。

天际那晶莹的圣洁的云，烘托着澄澈的透明的蓝。神圣大冰河。

机翼下矗立的高高低低浓浓密密的云团云块云朵。白色大森林。

真实的错觉。

没有尘世的喧嚣。没有人间的烦恼。飘飘欲仙。

猛跌下来！哇！

还在地面。还在我应该生存的环境中。

少一点艺术分析。少一点哲学思辨。

老老实实为人为文吧。

男人的壮行

1

“突突突”，一团黑烟在吼声中颤抖着膨胀开来，夸张地扭曲着，又凝结又飘散又迷惘又无奈。

本该是农田“铁牛”的小型拖拉机，却不老老实实甘当老黄牛，而挣脱了牛鼻绳在沙石公路上扬蹄撒欢。小型拖拉机挤进了这条104国道线上的送输队伍，与小轿车吉普车面包车工具车大卡车长途客车同道，慢慢吞吞走走停停还老占着公路中央不让道。

寒冬的风有些不讲情面，在沙石公路上呼啦啦大扫荡，时不时卷起漫天的沙尘泥尘烟尘。

小型拖拉机那露天的车斗里，有一团肮脏的已辨不清什么颜色的棉包之类的东西在蠕动，蠕动中露出了一条缝，钻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头。黑乎乎的头使劲地晃了晃，继而有一张黑乎乎的脸。

这张脸属于三十三岁的蔡孔南。那拉碴胡子上满是旅途的风尘，那黑眼圈明显印证着睡眠不足。

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远门坐的不是四个轮子的汽车而是四个轮子的小型拖拉机，从东南沿海那个小小的南岳乡，赶到省会杭州市。四百多公里的路程，真叫慢吞吞的小型拖拉机跑惨了。老牛拉破车这句俗语不知在他口中嘟哝过多少次。

坐在小型拖拉机车斗上摇摇晃晃的他，望着渐次退去的山、田、水、路、树、人……竟觉得自己体内有某种东西被一丝一缕地牵扯着飞向家乡，飞向家乡那山、田、水、路、树、人……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寒冬。那几天高皇帝远。蔡孔南所生活的小山村依旧是蕃薯汤菜头丝，依旧是勒紧裤带过日子。

那个全称为浙江省乐清县南岳公社大松大队的全部概念就是一座高山的山坳里十几户人家组成的一个村落。

三面环山，南面对着乐清湾。脚板踩着山路长大的蔡孔南对自己荒凉偏僻的家乡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因而有个极为形象的描述：前门海水白洋洋，后门老虎叨猪娘；千年没有水龙舟，万年没有锣鼓响。

奶奶对他说过，山上有一座古庙，古庙里有一点供品。爷爷带着穷得不能再穷的一家人在古庙里偷偷地抓一点风干的供品，抖抖地掰了又掰，将一点点干硬的供品分别塞进每个人的牙缝里。后来，再也找不到供品的爷爷就吊死在古庙里。哭哑了声音的奶奶领着十二岁的父亲跌跌撞撞地下山，昏倒在这个小村落。后来，成为小伙子的父亲去投奔了革命。中国共产党乐清县第一个支部成立于一九三八年，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就入了党。

在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二十日降临人世的蔡孔南，现在还依稀记得，一九四六年一年之内就有三次枪声大作鸡飞狗跳，正牌的国民党军队连同杂牌的地方保安部队连同杂牌也算不上的民团乡丁，三次围剿共产党的“三五支队”和革命力量。父亲逃到了远远的海岛沈家门。母亲在兵荒马乱中生下了妹妹，不久便辞去人世。四岁的蔡孔南睁着惊惶的小眼，晃着瘦瘦的小手，牵着奶奶的

衣襟，祖孙俩千辛万苦地走回那个山坳那座破烂不堪的平屋。孤苦伶仃。忍饥挨饿。隔壁的方婶有一颗穷人的善良的心，用那双粗糙的手抱大了蔡孔南。

长大了的蔡孔南读小学读中学想读大学却读不起，只得回到山坳读贫穷这本书。

嘀嘀嘀——解放牌大卡车扯着大嗓门轰轰隆隆威风凛凛从小型拖拉机边上驶过。蔡孔南感觉到一辆重型坦克碾过那个软弱乏力的身躯。他将头缩进破大衣里，用力紧紧地裹住自己。

扬长而去的大卡车留下一股黄尘，弥漫漫漫，浑浑沌沌，小型拖拉机被抛在尘土里。

小腹部有什么胀鼓鼓的东西横冲直撞地朝外扩张。憋得慌憋得慌憋不住了！他大叫停下来停下来快停下来！

小型拖拉机怪叫一声停住了。他飞身跳下车，一脚踏到公路边，一条闪烁着白光蒸腾着热气的弧线，从人体最隐秘的部位一跃而出，在光天化日之下赤土野地之上自由地痛快地无拘无束地喷洒着。人不能受体内废物的煎熬，也不能受外界恶环境的压抑，只有一切由我，我行我素，才能轻松自由。撒一泡尿，竟撒出一番哲学来。

他顿时觉得一种释放后的快感布满全身，小腹肌肉松弛得恰到好处。他舒服得哼哼哈哈地爬上拖拉机车斗，忽然想起该喝点什么。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他觉得自己成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扬鞭跃马，好不痛快！从乐清中学毕业的他，肚里的墨水哗哗响呢。南岳公社现在剩下他一个正宗的高中生，于是他便成了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创作歌词，编排节目，后台拉琴，前台演出，他样样都来。他还自编自导自演一出《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祠堂里有小小的戏台。小小的戏台成了他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二胡京胡板胡行云流水。小鼓大鼓小铜钹大铜锣震天动地。

白炽的汽灯。朦胧的灯笼。明灭的火把。带小矮凳的，坐砖头的，啥也不带就站着踮起脚尖伸直脖颈的，四乡八邻的父老乡亲全把戏台当真看。

他忘情地进入角色。一个高中生的烦闷压抑苦楚悲凉，统统在这喧闹的锣鼓声中发泄，在这幽怨的丝竹中倾吐。人在戏台上就觉得自己扩大了，升高了，神圣了，俯视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更觉得自己雄才大略纵横捭阖气概万千。人一上戏台，就会有这种奇怪的“戏台自大症”。这是因为人在生活的舞台上显得太渺小的缘故吗？

小型拖拉机吭哧吭哧地载着这个青年人和这个青年人的联想、幻想与梦想……

2

双手抬着这条又僵又麻的腿着了地，又挪着另一条又麻又僵的腿下了车斗。冻得够呛。回头看看，这辆小型拖拉机也差不多瘫倒在地。顶着寒冬的风，跑了这么多的路，也真难为了它。

这时这辆一路慢吞吞气喘喘的小型拖拉机竟变得可爱起来。蔡孔南拖着双脚过去，亲昵地拍拍车斗，像是拍拍老家那条温顺忠厚苦干的老黄牛。

他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几张带着体温的钞票，递给拖拉机手。

他努力地笑了笑，一脸自信地踏入省会杭州市，踏入这座被人渲染被人美化被人传颂的“人间天堂”。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心虚虚的。

落光了叶子的法国梧桐，默默无语，冥冥沉思，在街道边，在

西湖边。似乎它们也在思索变幻莫测的人间尘世。

人世间的许多事真是猜不透。

蔡孔南尽管小时就聪明，几何代数一百分。但他绝对算不出，解放后就任乐清县工商科长（相当于今天的工委主任兼商委主任）的父亲，在庐山那场赤色风暴席卷而来时，一夜之间就从老党员变为“右派”、“叛党分子”。继而行政降职。继而开除党籍。继而开除公职。视党如父的父亲犹如丧父的哀子，被沉重的悲伤压低了头。

如此的父亲自然有如此的儿子：蔡孔南被人三番五次地规劝退学，最后竟升格到勒令的“最高待遇”。

历史有时显得比开玩笑还轻松和随意。

一脚踢去，繁华的县城离荒僻的山坳竟是这么短距，父子俩相同地“滚”回老家。

孔南，你跟我学裁缝吧。父亲的口气有些坚决又有些无奈。他绝然没想到，他当年在地下工作时为掩护身份而学的裁缝手艺，在今天居然成为养家糊口的手段。历史的重复并不意味着都是喜剧。

乌黑黑圆溜溜的大眼睛里盛满了屈辱的泪水。摊开一双年轻的手，蔡孔南怔怔地对着手指手心，圆的斗，扁的箕，斜长的掌纹，密密麻麻曲曲折折储藏着生命的密码。

这双手有可能是数学家的手。这双手有可能是音乐家的手。这双手有可能是飞行员的手。

这双手什么也不是。现在只能是裁缝匠的手。

默默地沉沉地拿起剪刀拿起针线拿起尺。剪刀。针线。尺。翻来覆去地看。剪刀剪断了理想的云霞。针线穿破了青春的欲望。尺量歪了生命的价值。

清冽的月夜。地上父子俩的剪影，将凝重的人生写在冷僻的山村。

好在县城高中生去做山村裁缝匠绰绰有余。蔡孔南在家里开了衣裳店，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裁缝师傅。早起晚睡，剪料翻飞。他出了名，带了五个学徒。一天做十件衣服，净赚60元。日子一长，他竟积蓄了上万元。这在当时的山村，无疑是天文数字的巨富。

如果他考上大学，分配工作，坐坐办公室看看报纸喝喝茶，那他绝对不可能拥有万元现钞。

又是历史开的玩笑。一边剥光了你体面的衣服，一边又塞给你一个吃不尽的甜面包。你有了体面的衣服你就丢了甜面包，你有了甜面包你就失去了体面的衣服。

双手变得灵巧也变得粗糙的蔡孔南，已无暇也无意去作种种的思辨。他正准备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去盖三间房屋。

恰在这一九七四年的秋天，南岳公社办了五年的五金实验厂倒闭了。那些黑乎乎油腻腻的机器设备，卖了没人要，烂了怪可惜，公社决定让大嵇大队搬去用。集体没有资金，大队干部便组织股份，动员大家投资。

蔡孔南这个“富翁”经不起乡亲的两说三说，便从盖房的钱中拿出七千元，咬咬牙狠狠心，投到了厂里。

厂里缺原材料。蔡孔南读过高中，会说普通话，在这个山村里已算是见多识广的人物。不用说，这跑材料的差事便天经地义地历史性地落在了蔡孔南的头上。

杭州。空跑一趟。

上海。又空跑一趟。

苏州。再空跑一趟。

南京。妈呀！还是空跑一趟。

他像一条懵懵懂懂的小青鱼一头撞进巧言令色的热带鱼群中，那花花绿绿斑斑澜澜的世界直让他花了眼转了向。

见了大世面也丢了大铜钿。赔进去路费旅馆费不用说，吃的

东西还那么贵。几个辛苦铜钿全抛水里了。

金陵自古帝王州。而他这个小小山村的小小百姓在这里根本无法得到恩赐得到庇护。

紫金山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雨花台秦淮河多少悲歌壮行多少风流韵事。而他疲惫的身影只剩下深深的失望。

忽然他像打了强心剂似地振作起来，他在一家烟糖商店里发现了：壮丽牌香烟！

这种牌子在乐清在虹桥是没有的，绝对没有！

贴身口袋里还有最后的几张钞票，全掏了出来。他数了又数，留下了回家的车票钱。

手“啪”地拍在柜台上，也把心“啪”地拍进破釜沉舟的成语中。

要购的原材料一斤也没有买到手，可是这十多条壮丽牌香烟却壮了自己的胆。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然而他是无缘到秦淮无钱进酒家了。

3

一路颠颠簸簸。一路昏昏沉沉。在外兜了一大圈的蔡孔南，回到了虹桥。

这座浙南小镇，因了东干河上栏杆桥的桥石呈赭红色，远视若长虹卧波，故有“虹桥”之名。在宋时这里就设有驿站，算起来历史也不短。清时已开始每逢农历月之三、八日集市，当地称“赶市日”。

那条水宽流长的东干河里挤满了大船小船。沿河搭着白布帐篷，一个接一个，一座连一座。两头尖的扁担插进茅柴里。方方正正的绿豆糕叠在锅盖上。猪崽在篾篓里哼哼哈哈。糯米麻糍在

糖水里滋溜滋溜。从山里来的从平原来的从海边来的小青年壮汉子小姑娘大嫂子挤进挤出大叫大嚷辫子被人揪了一下屁股被人摸了一下乳房被人捏了一下啊呀呀嗨哟哟哈哈……

今天不是“赶市日”，少了热热闹闹多了冷冷清清。

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红红绿绿的标语大字报像老婆娘的破裤衩在飘飘飞飞不知臊臭！

姓孔的和姓林的这辈子结的什么亲？牛头不对马嘴怎么凑在一起了？批林批孔大批特批你批我批批判批斗斗个你死我活谁也别想活！

蔡孔南实在无法去考证去研究去分析。他现在只考虑怎样才能把包裹里的十多条壮丽牌香烟多变点人民币。

镇上的烟酒商店有几家，他不能串这家进那家。他揣着怦怦乱跳的心，踏进一家烟酒小店，吸口气，稳住神，镇静地同店主交谈。

好好好，店主连声说，香烟是紧俏货，你晓得，一个月一人发一张烟票才能买几包。你送货上门是求之不得！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虹桥卖出的价自然比在南京买来的价要翻个筋斗。

蔡孔南喜滋滋地将一叠钞票塞进怀里。边走边想，下一步怎样才能把本钱捞回来。

没过几天。戴红袖箍的“群众专政队”冲上门，扭住蔡孔南就往外推。投机倒把，铁证如山！

冤屈和愤怒，在蔡孔南心中大爆炸：是谁告发了？！

中国人就可爱在这里，当面恭维你羡慕你亲热你，背后狠狠捅你一刀子！管你是死是活，死了才解恨！活该！再唾一口痰。

“暴利”没收！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黑咕隆冬的囚室。蔡孔南一屁股坐在泥地上，揉揉被麻绳勒痛勒麻的手臂手腕，长叹一声。

背靠冰冷的粗糙的坚硬的石墙，垂着头，久久地垂着头，不期然进入回忆……

搜！搜！他妈的共匪逃到哪里去了？！

四个歪戴软塌塌的泛黄的军帽和不戴军帽的国民党保安团的大兵们，弯腰端着步枪，吆喝着。

墙门的石头已塌了一角。开裂的门槛上有一堆不干不稀的鸡屎。

几间破旧的平房。这是蔡孔南父亲的住间泥灰间猪栏间。

肥肥翠翠的葡萄叶在上午的阳光中掀动着一个个迷人的舞姿。

葡萄架就搭在院中一直拖到屋顶上。一挂挂紫色的大大的肥肥的圆溜溜的蜜汁下垂着。

嗨！一个大兵猛然一蹿，爬上房顶，几块瓦片啪啪开裂在有鸡屎的泥地上。

下面的几个一手抱着枪，一手擎着嘟噜噜的葡萄，仰起细长的脖子，伸出舌头，咂咂有声地吞吃着。好吃好吃真他妈的好吃。

你他妈别光顾了自己吃，都是老子摘的！上房的那个兵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的，顺手摘下软塌塌的军帽，又塞进几挂葡萄，然后蛮横地顺着瓦棱，跳了下来。

瓦片又啪啪地开裂在有鸡屎的泥地上。躲藏在泥灰间里的蔡孔南父亲，这位老练的共产党员沉着机智纹丝不动。

四个大兵冲进那间漏风漏雨的住间翻箱倒柜一番，又一脚踹掉泥灰间的那扇摇摇晃晃的破木门，碰了一鼻子灰，又到猪栏间踩了一脚臭屎，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蔡孔南睁开眼睛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上午。他不知道父亲当